

一部真正在网上写作的网上畅销书

桃花落 部

——一个大学生的情感历程

刘 峥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的网

qingyun.com/column/geren/liuz.htm

I24

1184

-C1

桃花落 一部

——一个大学生的情感历程

刘 峥 著



农干院 B0058862



长江文艺出版社

BCH191/08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部落:一个大学生的感情历程/刘峥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54-1953-4

I. 桃…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275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核工业中南三〇九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2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73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 7-5354-1953-4/I·1490 定价:19.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桃花岛”是某大城市卫星城里的一家中型医院的绰号，这个名字在医学院的大学生中流传甚广，因为那里以风气开放著称。

夏天，“桃花岛”迎来了新一批实习生，实习班班长刘峥是个活动能力强，能说会道，外表显得有些油滑，但实际上有个人追求而且性格倔强，思想各方面却有诸多不成熟的少年。本小说就是以刘峥的整个实习过程为线索，用第一人称描述他眼中的医院工作、所接触的形形色色人物以及他个人的情感波折。

在内科带教刘峥的是年轻女住院医师周琳，她的丈夫长期在国外居住而且“犯了错误”，因此她在寂寞苦闷之余对性格开朗单纯的刘峥有了好感，邀刘峥一起去跳舞，并准备好了也要“犯一次错误”，可刘峥酝酿良久最终没有勇气登上周琳家的楼，以“卖艺不卖身”自嘲结束了一晚上的彷徨。

刘峥在学校的女朋友葛芸一心想出国读书，自己在联系的同

时也要求刘峥好好准备外语，参加考试。但刘峥喜爱医院的临床工作，总想日后能分配到这家医院，因此实习工作卖力，毫无兴趣学外语，对葛芸的要求只是敷衍从事。聪明的葛芸发现刘峥并非和自己“同心同德”，两人经过几次反反复复的“较量”、“妥协”后，葛芸终于决定和刘峥分手，刘峥经劝告赶回学校想挽留这场关系，但却怎么也找不到葛芸的人影，便知道这场恋爱已成泡影。

秋天，周琳在刘峥的心目中所占分量越来越重，刘峥开始主动接近周琳，两人相约国庆节一同出游，但却被医院同事苏萌英发现。苏萌英告诫刘峥后，刘峥虑及后果，不得不和周琳疏远以求平静。

坐门诊的刘峥突然发现下一个进来的病人是葛芸，原来葛芸专程从学校赶来看望他。两人度过几个美好的周末。终于葛芸却又没了音信，等刘峥回到学校前去寻找葛芸时，却得知葛芸由于发现刘峥心不在焉，失望之余已退学结婚，几天前随丈夫远涉重洋，只留下了一盘令人心碎的录音带。

刘峥继续疏远周琳，并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在卫星城做中学教师的姑娘刘明明。刘明明的美丽大方立刻让刘峥再次体会到幸福的感觉，但离奇的是刘明明似乎对刘峥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该小说描写的是九十年代中期的末代“公费大学生”的实习生活，由于从象牙塔中钻出来和社会“初恋”，这些大多出身都

市家庭，从未经过任何风浪的“独生子女”们开始摸索自己成熟的轨迹。又处在“桃花岛”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便产生了诸多“情感纠葛”。本文虽然是以刘峥的实习生活为线索，但同时刻画了一个实习班和医院里医生们的群像，如几经波折纯情如故的马小婷，内心孤独渴望理解但百寻不获的陈畅，外表粗豪但感情细腻的高鸿君，年轻时经历感情突变而性情大变到令人恐惧的主治医师罗静芳，一心钻在钱眼里又风流自赏的丘主治，追求精神生活的病理室医师袁雨晴，勤奋好学钻研业务的年轻医师胡彬等等。

小说还描写了多个不同特征的爱情故事，除刘峥自身遭际外，还有方耀明和冯佳由多情到专情的恋爱；袁雨晴和魏蓝“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的突破阻碍，重归于好；于侃和裴静由最初“利用”的动机进行接触到最后的密不可分等等。

该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真实生活，试图准确描写由父母呵护备至转而面对突然成长的这一代少年内心的彷徨和渴望成熟的焦躁，并以略带调侃的口吻再现了以刘峥为代表的一些大学生们自以为是其实什么都不是、自以为成熟其实根本没长大的尴尬情境，并细致刻画了随着环境的飞快变动大学生们迅速变化的价值观及其与“骨子里”固有成分的冲突，自我和对他人的迁就的冲突，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冲突，爱情和生活责任的冲突。

我一天要说的桃花岛不在东海上，和什么“落英”啊“神箫”之类的好东西没有半点关联，而是在某个我不大好意思提起的大城市边上的中型医院。之所以不大好意思提起那个大城市，是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对她都或深或浅有那么些误解，当然对这座城市误解最深的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之所以称呼这所医院为“桃花岛”，是因为当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将肮脏的白大要塞进旅行包准备去那里实习前，上届的师兄将忽明忽暗的牡丹烟屁股从嘴边拿开时，带着半边脸的凝重和半边脸的猥亵向我们倾诉了他们当年在那里实习的经历，并预言我们将会永远怀念我们即将有的属于自己的那段经历，因为铺盖卷、锅碗瓢盆和我们这群小流氓将被运向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

在医学院里，我们不折不扣属于“后娘养的”，这个专业毕业后大多数人不会成为白衣天使或者白衣战士，而是进入各级防疫部门，穿上制服，有条件了还可以招摇撞骗混饭局。当年的招生简章煽动我们说，在美国，这是个学完医学专业后才有资格进入的高级专业，而我们只需要花五年就能拿到这么一个高级文

凭，岂不是捡着个特大的便宜？而且二十一世纪就是预防医学的世纪，我们这一代一定会成为某个级别的弄潮儿。然而水性好的毕竟是少数，人民的眼睛也毕竟雪亮而短浅，填志愿时我们一个个还是首选读临床医学，只是因为高三早恋、高考怯场等等主客观原因，才被刷到这个不情愿学的专业。

后来进了学校，又有人来教导我们说这专业有什么不好？防疫站是权力部门，就和公安、工商等一样，到时候吃香的喝辣的，工作又轻松，钱也不少拿，用不着值夜班，遭那个罪做医生干吗呀？我们先是沾沾自喜了几天，但很快发现，当你向一个本校女孩子自我介绍说是“卫生系的”，她会立刻用鼻腔传来的声音和你进行对话而让人无地自容。

这也难怪，亲爱的朋友，你能要求我们怎样理解“卫生”呢？我们会很容易想到“爱国卫生”或“除四害”等很亲切的名词，我们家隔壁刘姥姥就是干这个的，还有个红袖箍。

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上很伟大很有深远意义的专业，使得我们这些不知是宠儿还是弃儿的孩子们惶惶惑惑中生就了一种不知是自尊还是自卑的奇怪心理。但至少学校一直在努力做到一视同仁，唯一比较明显的歧视就是让我们住条件比较艰苦的宿舍，由于大城市里住房条件本来就艰苦，我们也就宽宏大量地不计较了。我们这个学校一视同仁的努力一直延续扩展到后来给后勤人员免费午餐而让教授们和学生一起排队打饭，由于教育经费本来

也缺乏，教授们也宽宏大量地不计较了。这使我们后来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小肚鸡肠地丧失了尊严向学校讨取条件稍好一点的宿舍住。

不少学临床医学的孩子直接或间接地告诉过我们，他们看到我们就有一种自豪感，因为在医学院里他们是主流。他们人多，高考时分高，以后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高，泡小姑娘方便，住新宿舍，等等的客观优势足以让我们抱憾饮恨整个年轻时代甚至终身。就连实习要去的医院也不一样，他们去的都是市内三甲或特级医院，而我们只能去卫星城的二级医院，因为我们以后不做大夫，用不着去那么好的医院实习。

这一切都成为了因果，按我当时的理解，因为市内三甲或特级大医院是城市的窗口之一，多半是风气严谨的，只有二级医院才有可能成为“桃花岛”。这一点后来也被一些无情的见闻击碎，让我懂得这只是桃花多少的问题，桃花岛上自然是满地桃花，而非桃花岛上也不会少到什么“三两枝”的地步。

虽然我们注定了很难做大夫，有一些顽固不化者仍然对医生这一神圣的职业始终倾心，后来多看了几本高中时没空看的小说才知道这就是所谓“得不到的就是好情结”，这样执迷不悟不识时务的人不多，但每年都会有几个，我就是其中之一。

去桃花岛之前的整整三年我们都和临床医学专业学相同的课

程，什么解剖组胚，生理生化，眼耳鼻喉，内外妇儿，塞得像填鸭似的，唯独没有那么肥，油都快被榨干了，即将到来的实习期间没考试，可以预见会是多么轻松的半年。不知是哪个哲人说过，人一轻松就多事，这话一点都不错，历史和现实都在反复证明着这个伟大的定理，就在桃花岛上。

1. 大学生到了

本来说好医院方面来两辆大巴将我们连人带行李装走的，但当我们像逃荒似的奔到校门口时，却只看到一辆车，后来据说因为当时快“八一”节了，医院仅有的另一辆大车拉了一些医生护士到市内去参加不知是文艺演出还是歌咏大会，于是我们全班四十个人就只能将就挤在一辆车上。物质的无限压缩性立刻得到了显示，因为车顶上虽然可以装行李，但毕竟没遮没挡地成不了形，大量的铺盖还是只能装在车里，于是车厢里就根本没有让人很舒服立足的可能，大家就不得不七倒八歪地蜷缩在一起，彼此都能闻到对方嘴里的臭味。有部分特别纯洁的同学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和同龄异性靠得那么近过，看清了他们平时不大容易看清的小雀斑和青春痘。

虽然大量的行李已经占去了车厢内大半的空间，车顶上的铺盖还是由于堆得太高在过一个立交桥洞时惹了麻烦，当然麻烦不能算很大，只不过捆行李的绳子被洞顶磨开，行李掉下车来散了一地堵住了半条马路而已。于是我们这些班干部团干部不得不放弃了和同学们亲密接触交流呼吸和臭汗的机会，从车窗里爬出来帮着司机一块儿收拾，确切地说是只有我们在收拾，因为司机低着头正在被两个警察收拾。三个人心平气和地交谈了一会儿，等我们收拾差不多了，两个警察就过去帮助另外一个警察维持已经比较混乱的交通，我顿时对警察有了很好的印象，给司机递了根烟，问他是否没事儿了，那司机很轻松地说了句：“他们的劳保也在我们医院。”

于是我更想做大夫了。

汽车沿着大道向前，道边是希望的田野，田野间错落着一些外资和合资的厂房，没有厂房的地方也没种庄稼，正在施工盖另外一些厂房。

从医院大门进去，由于路上有耽误，已是吃午饭的时间，医生护士们三三两两地去打饭，站在路边给汽车让道时都在说：“这下可好了，大学生又来了。”

原来我们有个名字叫大学生，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人叫过？是了，因为以前一直在校园里，校园里从来没有人叫你大学生的。

当然开大会时也经常说“我们九十年代大学生”如何如何，但那只是个名词而已，就像说“我们是未来的主人翁”，“我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但从来不会有人在路上拉着你问：“请问主人翁，去天涯海角歌舞厅往哪条道走？”但后来的半年里，护士们总是叫：“喂，大学生，28号床的尿样出来了。”这就是说在桃花岛，“大学生”并不是像007一样只是个代号，而是像“詹姆斯邦德”一样是个真实的名字。

从医院门口到实习生宿舍的一路上我们听到的都是“大学生来了”，还是用了我们比较反感的那个城市的方言，不知为什么感觉有些刺耳，挺像美国的黑人听到自己被喊了Negro。直到大车停在一栋两层楼前，看见一个身材高挑儿的半老太太温柔地向我们挥手，嘴里用普通话喊：“同学们好！”车厢里这才不约而同地嘟囔：“总算有个说人话的了。”

相信这位一定是我们在医院的班主任姚老太，这个名字也是师兄们早就嚼烂的。奇怪的是这个姚老太并不很老，也就五十多岁，也许用身材高挑儿这个词来形容五十多岁的人不太合适，但她的确保持着年青人的体形甚至容貌，光看她的脸，你绝对不会认为她和“老太”这个词有任何的关联。

我们在学校的班主任乔老师和年级主任丁老师还有学院的一个副院长早已坐小车到了。乔老师是一个月前刚毕业的一位大师姐，我因为也在学生会混，和同样学生会出身的乔老师早就挺铁

了。乔老师私下告诉我他们因为比我们先到了半个小时，午饭都吃好了，还帮我买了份盒饭放在小车里，等我们搬完行李后偷偷塞给我，当时感动得我作热泪盈眶状。她叹口气说：“以前早就听你说过，你们这个班既优秀又复杂，我两年前也是从这个医院里实习出来的，实习期间乱七八糟的事最多，我远在学校，管不了那么细，姚老师吗……那个啥，反正你们班干部特别要费心了。”

我当时鼻子就不酸了：“敢情你是在收买我呀。”

“有你这么和大姐说话的吗？”

“我最体谅大姐了，大姐今年的首要任务是把和那个小帅哥的婚姻关系搞定，对不对？医院这头您就放心吧，不过您得负责帮我在学校盯着小芸一点，这仨钟头的路我可不能天天跑，否则影响工作了。如果是有本系的狼骚扰她，您就替我找个考试作弊什么的合适理由就地正法了。这年头破坏军婚都已经合法化了，我们白衣战士在前线悬着心哪！”

“你怎么军训的流毒还没肃清呢，快吃吧，下午还开会呢。”

副院长发言，丁老师发言，乔老师发言，然后是班委代表发言，平常有这种事儿都是让马小婷出面，因为她嘴皮子溜。小婷是天津人，据说从小就是文艺积极分子，我们学校搞个文艺会演

报幕的活儿都是她的，她不但发音清晰，还特别擅长睁着眼白话，有把死汉子说翻了身的功力。今天这发言我半个月前就央求过她了，整整俩西瓜和五种不同花色冰激凌的代价，没想到小丫头往前面一站，一眼就让人看出不在状态，哼哼唧唧了半天，最后只剩下朝旁边几位成年人抛媚眼的劲儿了，偏偏那几位成年人里只有年级主任丁老师是男的，我心里那个着急，暗骂：“说不出来了还站在那儿丢人干吗，真是的，又没有指标要站足十分钟。”

还是乔老师有大姐风范，忙说：“小婷同学说得太好了，我们一班同学一定会以实际行动出色地完成这次实习任务，下面请我们在医院的班主任姚老师给大家具体谈谈实习期间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姚老师开始慢条斯理地讲话，她普通话说得很好，我猜想这医院让她来做实习生班主任说不定就是看重她的普通话，我们这个班四分之三都是外地学生，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肯定更容易交流。从她说话就能感觉她是个脾气很温和的人，我是真不明白为什么上两届的师兄对她意见这么大。她只说了些琐事，什么上班一定要戴帽子，做手术助理时别戴首饰之类。下面的同学因为在大热天折腾了好几个钟头，早就蔫了，都像鳄鱼似的耷拉着眼皮，好不容易等她说完，最后一句是：“请班委同学留一下，其他同学回去整理宿舍，休息一下，明天带大家参观整个医院，后天我们就走上工作岗位了。”

几个班委显得更蔫，听姚老师说：“从今天起我们这里就没有班长了。”我一听就乐了，心想：“那好，解放人民解放我，但不成了无政府主义了吗？”姚老师接着说：“以后班长就叫大组长，你们已经安排好的实习组长就是小组长，医院里的领导和其他医生就要这么称呼你们了。另外，你们刚开始可能还不适应，这里几十年的传统了，医生护士都叫实习生‘大学生’，以后听到他们叫‘大学生’，就是叫你们了。以前就有同学反映说听了叫他们‘大学生’不开心，说‘难道我们没有名字吗’，这就有点钻牛角尖了，你想医生护士们工作那么辛苦，每天要和几百个病人打交道，哪里就有那么好的记性记住我们每个实习生个人的名字呢？”

团支书李捷忙说：“就是，‘大学生’就‘大学生’吧，好记，有谁不满也太小心眼了。”我也忙说：“姚老师放心，我们班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皮厚，说好听点就是特别的心胸开阔，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称呼有什么不高兴，再者说，‘大学生’是个中性词，我就没听出有什么蔑视的成分在里面，听着还挺自豪的是不是？”我狠狠揉了揉马小婷一下，马小婷正梦游着，忙绽开了枯萎了花儿般的笑容说：“是啊，是啊。”

姚老师笑了，笑得特别的温柔，让我一下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妈妈。“还是你们这个班的班委懂事，以前有两个班级，班委带头找我来吵，搞得我工作也不好做。”她却不知道我们这个班在

大二时出过一档子差点儿被定性为违反宪法的事儿，所以现在这个班委就相对世故了许多。

散会后，我揪住马小婷问：“你这是怎么给大哥办事儿的？那俩西瓜和冰激凌都白吃了，当时孝敬你的时候我冒了多么大的风险你知道么？要让小芸看到了是什么后果你也清楚吧，啊？还吹呢，马三立是你爸的三大爷，人家那是相声表演艺术家，我这儿只让你发个三分种的言，看把你难的，你以前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今儿是怎么啦？”

马小婷小嘴儿一扁就要使绝招，我忙拦着说：“算大哥言重了，我现在关心你还不成吗？”显然让她掉眼泪的过错不在我，她说：“你关心我有什么用，那小子昨晚才告诉我，他不想和我再拍拖了。”

“你放着好好的国语不说，拍什么拖呀，为那小子，至于吗？大哥早告诉你了，这个城里的小白脸儿没一个靠得住的，不值得。”

“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当年不也是这个城里的小白脸儿吗？他怎么把你妈骗上手的？”

“你瞧，你还来劲了？那不一样，老人家后来参加革命了，阶级觉悟上去了。嗨，嗨，别哭了，今晚咱们和老大老六他们到

医院门口，我刚才就瞄好了，有三五家小馆子呢，哥几个请你还不行吗？”

“不去，一看就是民工开的，太脏。”

“民工开的怎么了？看你和那小白脸混久了产生的那种小资情调！你们吃生鱼片就不脏了？还是学预防医学的呢，连‘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都不知道，赶明儿非得让王老色狼老师给你开小灶补补课。”

“你别提他来恶心我。那可说定了，到时候别赖帐。”马小婷终于止了眼泪，解下双肩背着的小包，钻进洗手间去涂眼圈了。

实习生宿舍楼的下层为男生寝室，上层住女生，每层又都有四五间房给那些成了亲又没有地方摆放婚床的年轻医生过渡，即便如此，也比住学校那六七个人一间宿舍强多了。医院给我们安排的房间数量惊人，四个人就能拥有一个卧室，于是我们原来寝室六个铁哥们暂时分开，我和老大、老六住一间，还很具同情心地收留了一位谁都不愿和他自由组合的孤独之人——陈畅。

陈畅之所以不被任何寝室接收是因为他是个孤独的人，后来我们从桃花岛撤退后就听到了一首歌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仅把这句话从字面意义上形容陈畅是绝对歪曲，因为他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只是曾经有过心理问题，才变得与我们这个世界